



經律論是佛教的靈魂

方倫

一、無理之教

將為時代所淘汰

實來，給人們看。它的特點，是能滿足人類肉體上的要求，能改善社會上的環境，能縮短世界的距離，能以人工補天然的缺陷，所以一向是被人類所謳歌所陶醉，「科學萬能」之頌聲，遂響徹霄漢。就因為科學具有絕大的魔力之故，致使宗教和理學，都減少了光彩，而披靡在一旁。可是，根據歷來的經驗，發現科學這東西，充其量也只能解決外在的環境，並不能解決內在的環境。換言之，即是科學只能解決物質方面，並不能解決精神方面，有許多精神方面的要求，並不是科學所能為力。因為精神因素之在人生，其重要的程度，並不下於物質，所以宗教和理學，纔能站穩崗位，不至為時代潮流所冲刷。

但是人類的智識，發展到了現代，已不是武斷的神權，所能籠絡駕御，而是需要拿出理論來，使他們心悅誠服，這纔肯低頭下拜，作一個不叛的忠實信徒，否則就要請你免開尊口，關上大門。所以現代的宗教家，與社會人士，周旋於壇坫之間時，若是不能拿出充份的學理，滿足他們的願望，降伏他們的驕驕，使他們確切了解宗教的性質，和效用時，則恐怕天地雖大，終難容身，真個要被淘汰得，成為歷史上的陳迹。

佛門裏面，具備着理和事，大概上士善根夙種，智解湛深，修持佛法，每能理事兼顧，不偏不倚。若中下士，不是重理輕事，便是執事迷理。尤其小機小智之流，往往能行而不能解，而大機大智者，則多先事求解，而後纔肯起行，所以無理論的法則，至多只能接中下兩根，絕對不能接引上根，使之生信。有能力的弘法人員，是右手執事，左手執理，這樣自能無往不利，否則不特效律減低，並且將被人誤解為佛教是無理論的宗教，不登大雅之堂。

世界進化到了現在，人們智識水準，普遍提高，盲目服藥的態度，和不滿足要求的理論，都為上流人士所不取，甚至還遭拒絕或駁斥。所以做

一個現代佛教徒，尤其是有志弘法者，倘若僅懂事相，而不懂其所以然的道理，那是非常危險的。縱使很幸運的，在弘法的過程中，在許多辯論會上，都不曾遭遇到秦甲曳兵的慘敗；但倘若把釣魚做個比喻，那他至多只能釣些小魚，始終無法獲得理想中的金鱗。基督教的教理如何？姑置不論，但他們僅憑一本「聖經」，却也三日一會，五日一講，使長老牧師輩，奔走流汗，為教而忙。縱屬不能登壇宣說的一般教徒，而當勸人信教時，却也都會手指口陳，滔滔不絕。回過頭來，看佛教時，它雖然擁有經律論三藏，其卷帙數量之多，可以佔滿了整個藏經樓，但是不曾翻過一頁的教徒，却佔了大多數。教主釋迦牟尼佛，在二千數百年前，所遺留下來的寶庫，後代徒孫，竟不能沾得些少的潤澤，依舊貧乏得可憐。有時聽到外道說著似是而非的「真理」時，却起了懷疑，動搖信心，覺得人家所說的，好像也很有道理，甚至覺得他們的一切，都比我們強，因而消失了修行的初志，使道業中斷。更有一班不肖的教徒，為了胸中無主，為了窮，為了愚，竟然被人家收買，認賊作父，從此願意做人家的鷹犬，奉行新主人的命令，回過頭來，猛咬佛教。這也無非為了貪圖每月幾元錢的津貼費，便飲鴆止渴，不顧爛腸；更願意上刀山，攀劍樹，萬苦不辭。像這一種的現象，實無異小孩子為了貪食一塊糖，竟然拋棄了溫暖的家庭，跟著匪徒走，從此失去一切的幸福。倘若追究原因，就不得不歸咎於不懂教理的弊病。不懂教理，就不懂佛與魔，正道與邪道，是怎樣的分別？甚至並不懂為什麼而修行？修與不修，有何不同？一個教徒，對於教理的認識，假如真個薄弱到這種地步，大似一群沒有宗旨的軍隊，那麼人家就適用收買的辦法，只要肯花點金錢，便可以任意改編換職，消滅原來的番號，牽着鼻子走。佛教裏面的徒眾，倘若都像這種情形，就是人家不干涉我們，讓我們自由生息在天壤之間，也還不是和樂隊一樣，一輩子只配做喪葬行列的裝飾品，穿着大紅粗衣，伴着棺材，陪着孝男，招搖過市，使社會人士感覺到：這就是佛教的一切了。這樣子過了數十年，百年，還怕不會消滅嗎？設想到這一境地時，真令人不寒而慄。

二、道教之前車可鑑

道家學說，起自黃老，老子在他的道德五千言中，極倡無為之旨，為莊列思想之先河，這纔是真正的道家宗旨。無論他們的主張，行得通，或是行不通，總可算是自成一家之言，為理學方面，最重要的一環，缺了它，是不行的。到了東漢張道陵，倡煉丹，符籙，禁咒之術，以鬼神之說惑民，這纔演變為後代的道教。這一派的道教，它的基礎，是建立在迷信上的，根本無所謂教理，所以在封建時代，它是完全以長生不死之說，迎合帝王，一方面靠齋醮，符籙，祈禳等，來迎合社會心理，煽惑愚民，變成婚喪歲時的點綴品，替人家鋪張場面。有錢的人，都可以任意招之使來，揮之使去，其地位之卑，乃至降與輿臺為伍，為社會人士所不齒，這便是道教衰亡的大原因。但是張道陵的道教，可以毀滅，而老莊的學說，却自有其價值，決不至與之同一命運，於此可見學理之重要矣。

道士們由修道變為生活，由清靜無為，變為丹鼎，符籙，召神，驅鬼，祈禳，此道教之所以亡。他們中，沒一個能懂得老莊的宗旨，沒一個能傳老莊的衣鉢，他們所崇拜的對象，是玉皇上帝，靈寶大法師，元始天尊，斗姆，黑虎趙玄壇，呂祖，關帝等。並且人造了許多經典和訓誥，而用扶鸞來供人和神之間的通訊工具，因之陷入怪誕，自貶身價，只能與無識的愚夫愚婦，混在一起，並不能提出教理，與世界的宗教家，理學家，相見於壇坫之間。他們這種的行動，只能迎合下層人士的迷信心理，並不能滿足上流人士，探求真理的願望，在學術界中，是沒有地位的。末流所及，遂演成明之白蓮教，清之天理教，八卦教，以及現在的各種外道。有的是以擁戴命天子，喝硃砂符為宗旨，有的是以煉丹守竅做幌子，實際上並不能出三界了生死，也不能成為正式宗教，替國家社會，匡正人心，補政治力量所不及。最近的越南高台，和好，平川三教，竟然用機槍大砲，與人爭政權，這和修道二字，真是距離三萬里。最可憐的，是它轄下天真爛漫的教徒，並不了解他們自己，究竟是教士抑是戰士？萬一出家和在家的佛門弟子，也弄成像道士一般，不懂教理，不懂釋迦牟尼佛所說的，是怎麼一回事時？則佛教前途，也就靠近墳墓了。所以希望出家和在家的佛子，在行道之餘，必須多看經論，多懂些教理，不論自度或者度人，都極感需要。理和事在佛教中，如鳥的雙翼，折了任何一翼，縱使具有冲天之志，也總是飛不起來。

三、有事無理非釋尊本意

民國以來，國家多故，法運陵夷，大德比邱，復多示寂，到目前博通經律論的人，已是寥若晨星，將來當碩果僅存的耆彥，再有搖落時，若後起無人，則佛教縱不關門大吉，也必是危在旦夕。而四眾方面，為了福慧淺薄的緣故，所有禪，華嚴，天台，三論，法相等，各宗的道理，幾乎是無人在學，也無人能懂。雖然不需要理論的淨土宗持名法，是普被三根，獨步末法的利器，雖然事中含有理在，但是不研究理論，和孔子：「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」老子：「善治民者，非以明民，將以愚之。」的作風，都不是釋尊的本懷。假如釋尊真個只要天下後世信佛的人，一味跟着他走，不需要自行探討的話，那末又何必說了四十九年法，留下三藏十二部，許多的文字。假如真個只要拈花示眾，就能够滿足一代時教的話，那又何必咐囑弟子，流通經典呢。假如只要執持阿彌陀佛名號，就可以普度群品的話，那他除阿彌陀經之外，就不需要再說其他的經。他既然說法四十九年，談經三百餘會，世出世諸法，無所不講，遺下了這許多博大精深的遺產，當然是要後人潛心研究，擇法熏修，並不主張抹煞文字。聞思修三者，是要先經過聞和思，然後纔下手修。信解行證四階段，是要先解然後行。三般若，是由文字而起觀點，由觀照而證實相，若離文字，則後二亦無。後人往往藉口禪門不立文字，和六祖的不識字，因而不研經教，殊不知達摩西來，還帶了四卷楞伽經，試問我們對於楞伽宗旨，都了解嗎？黃梅五祖，在付衣法外，還傳授一部金剛經，試問我們對於金剛妙義，都理會嗎？再不然惠能潛入祖房，三更傳法，口授耳聆，不都是語言文字嗎？棄文字，畢竟是悟後的事，證後的事，未悟未證，何能躡等。

今之修淨土者，但知持名，不注重理解，就持名的本質而論，固然是事中有理，固然是行起解絕，但一路尚有歧途，懂點理，究竟能堅定意志，不為妄境所搖惑。不見夫半途懈退，及轉入外道者，百分之百，都是不懂理的愚夫嗎？還有一班人，他們自說在念佛時，見到了佛菩薩，見到了許多光怪陸離的東西，以有所見為效果，公然著書立說，炫耀於世。亦有人是爲了求丈夫兒子，消災免難，和家口平安而念佛。再不然就是誤解不修今世修來世的口號，而把修行念佛的功德，祈求來生的稱心如意。還有的人，你若問他爲什麼念佛？他會很爽利的，答覆你是「黃泉路上做盤錢」豈不可憐可笑。有的人竟然把佛菩薩，和神鬼狐仙，同供在一龕，而日

日燒香禮拜。我曾遇到念佛而不知爲了何事的人，經我對她說明念佛之目的，是爲了求生西方極樂世界之後，她這纔如夢初覺，歡喜無量。似此種種，都是理路不清之弊，所謂差之毫釐，失之千里。假如所有的佛教徒，都只懂得敲木魚念經，捻念珠念佛，一提起學理來，便都瞠目結舌，不知所云的話，則不特佛教前途，危險萬狀，而經律論三藏，也都可以付諸一炬了，這豈是釋尊降世的本懷，所以有事無理，亦非所宜。照理來講，凡是一個佛子，多少總要懂得一些經論中的道理。自己閒時，能够加以研究，固是最佳，否則也要多參加法席，聽法師居士開示，退而思維實行，這樣纔會圓滿開思修的作用。

理和事雖然是兩樣，但在佛法上，亦如人的兩臂，鳥的雙翼，究竟是一付的，不宜偏廢。淨土經論，雖然未說高深學理，禪宗雖然屏絕文字語言，而其意圖，不外要行者注重實踐，莫永遠逗留在聞思位上，而不起修。其實若把禪淨二宗的學理，揭發開來，決不見得會比教下寂寞。何況這兩條路，都是直達的捷徑，圓摯理論，直入自性，所以禪淨中任何一門，若修到成功時，都會圓證理事無礙的境界。歷來淨土宗的大德，都是精通教義者，而禪門祖師，所留下來的語錄，幾會與般若楞嚴諸經，有絲毫別異處。可知理即是事，事即是理，有即俱有，無即俱無，不過未見真面目者，則不能不集思廣益，假文字作鎖鑰耳。

四、摧伏外道必須通達教義

說起外道來，門類亦多，在當時的印度外道，就有九十六種之多，今時世界上，當然更不在少數。每一種外道，當然都認爲：惟有它纔是最合理的，而佛教是不合理的。一切衆生，在未那識尚未轉智之前，我執我慢，當然是免不了的，因此對於異己的宗教，不特含有惡意的排擠性，並且還有統一慾，想把各種異己的宗教，用種種方法，使之消滅，而變成惟我獨尊的局面。在現代各宗教中，就有強拉信教，甚至有利用金錢，收買他教信徒，逼令放棄原來信仰，並嗾使反噬的情事，就是這種統一慾在作祟。他們也很想用理論，把佛教扳倒，可是他們根據歷來的經驗，知道佛教的學理，最正確精深，因而只好避重就輕，改用其他優越的條件，想置佛教於死地。可是有時在偶然的遭遇戰時，免不了也要仗唇槍舌劍，辯論一番，此時任是佛門有三藏十二部經文，但身當其衝的佛子：若平日不會加以研究的話，則必弄成獅子爲野干所降伏的笑話。而外道亦可趁此機會

，大肆宣傳，謂彼教學理，已壓倒佛教，這樣豈不是爲了一人的學問空疎，致使整個佛教，蒙受污辱，真是冤哉枉也。所以佛子衛道，摧伏外道，第一先要精研經論，通達教義，獲得正見，然後纔不至有失。菩薩降魔，須仗慧劍，慧劍者，非是有劍，但積戒定之功，證得如理如量之智，自然內蘊正見，外具辯才，破邪剖偽，喻之如劍。這樣看起來，每一個佛教徒，若欲衛道，就不能不誦讀經律論三藏，縱使在根器上，遍研有所不能，但普通的常識，和淺現的道理，實不能不稍稍涉獵，就是不想度人，在自己做工夫方面，也還是用得著的。

五、但研理不重事也不能堅信心

佛學不是哲學，就因爲它是可以實踐的，證明的，並不同於空虛的理論。惟有真正的佛門善知識，纔知道道理和事，是不能偏廢的，尤其重理不重事，是非常危險。根本只知研理，而不願行事之人，就不能算是佛教徒，譬如我們研讀老莊，並不能就算是信奉道教。宋明的儒者，大多數都讀過佛經，可是他們不但不是佛教徒，而且在暗中剽竊佛家的學理，來啓發他們的智慧之後，而又在表面上，裝出正經，公開發佛，以遮掩天下後世的耳目。所以鑽研佛門經論者，並不一定就是佛教徒，而一定要皈依三寶，肯在佛像前，燒香，磕頭，或者坐在蒲團上，實行觀心，持起念珠來，實行念佛，纔算是真正信仰佛教者。外道外教中，也有人在翻着佛經，但其作用，不外兩點。一是要找出他們眼光中的佛學弱點，預備作爲駁斥的對象。這好像軍事家，在研究敵人的地圖，預備乘虛攻擊。二是要找出點材料，來充實它的不足。這好像勳襲家，將別人字畫，題上自己的姓名，以爲誇耀。抱着這兩種目的，而研讀佛門經論的人，不止不是佛徒，並且還不懷好意。

僅僅研讀經論，而不重信仰，這顯然不够，而且是非常危險。近來爲了貪人家的金錢，跳出佛門，投入道風山的僧衆，據說其中有許多曾受過佛門的教育，由佛學院出來，他們今後的工作，當然是仿效蓬萊殺豬的手段，參加波旬陣線，來折除佛學院了。爲了幾個錢，不止賣身，並且也出賣人格和慧命。這後果固然應由他們自己承受，但是不重儀式，不重信仰，不重戒律，而但注重學理的僧教育，其失敗是必然的。這一慘痛的教訓，就十足證明：但重理不重事，並不能堅固信心。縱使通曉經律藏，而不灌輸宗教的精神，也是沒用；何況這些人，尙未必能知經律論呢。重理不

